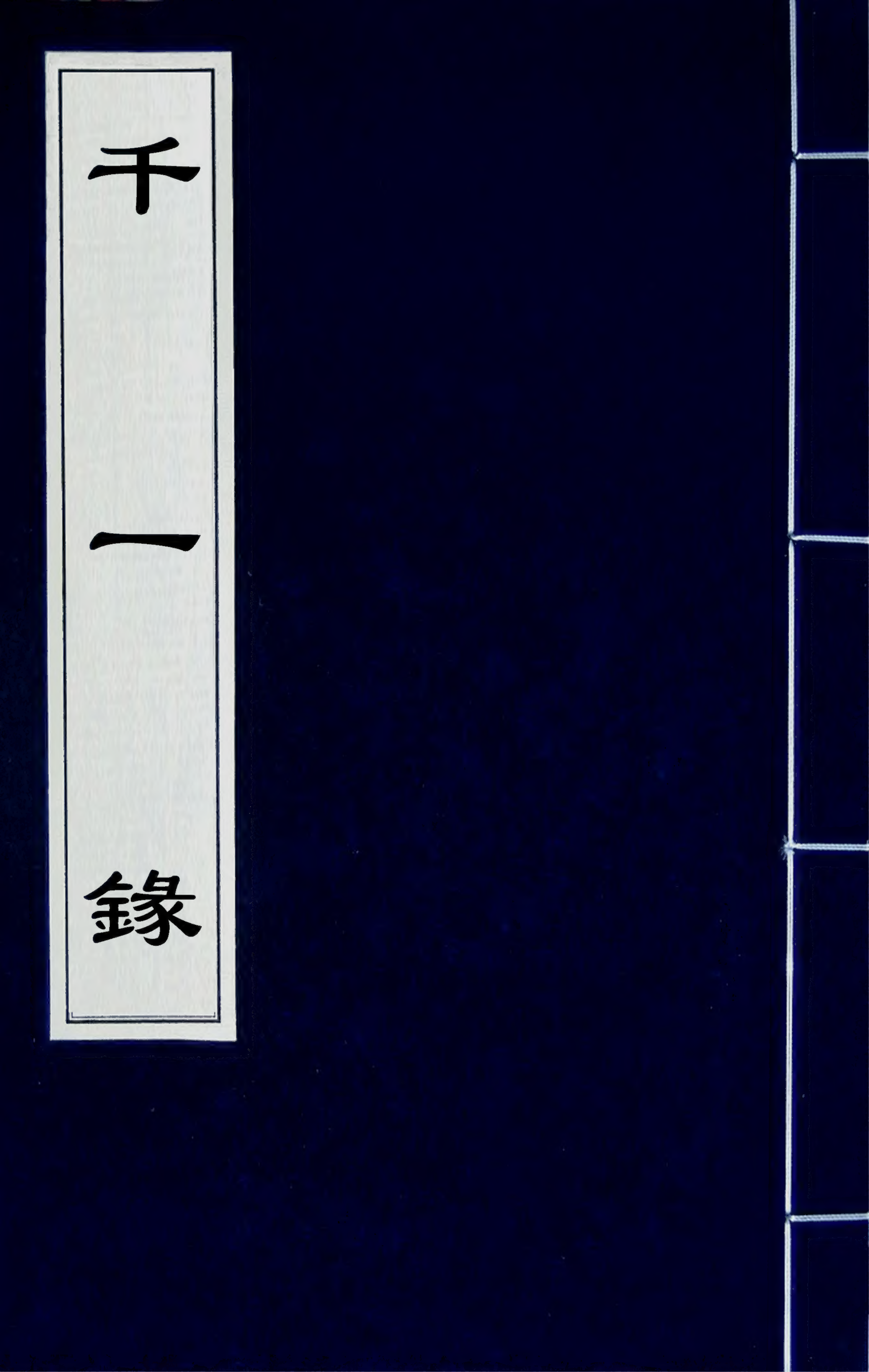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十九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七

伊川言敬不言靜夫敬則靜矣而有操存者在專言靜則恐墮於禪寂此伊川之善教也明道言忠敬而後毋不敬此則文王之敬止純亦不已者也孔子之恭而安者也二程之說蓋安勉之分也周子言主靜所以立極也程子言居敬所以詣極也曰其要在慎獨則城門之軌也其指示至親切矣　忠敬猶云非行仁義非以正行盛德之至也

古之爲命者草創之討論之潤色之非一人之長也大舜取諸人以爲善彼其深山之見聞虞廷之俞咈孰非聖哲之儔哉乃所爲執兩端而用其中者蓋不泄邇言矣速貧速朽曾子聞諸夫子而有子曰非夫子之言夫子之言則有爲也夫邇言必察而聖人之言不敢遽信此之謂知言矣紫陽之傳註集諸儒之成豈不折衷詳盡哉其書盈車容有未及潤色者尊所聞闕所疑發其所未發此後學者之事也固先哲之所望也迺其大旨由濂洛而遡洙泗則考諸前而不謬俟諸後而不惑示我周行甚夷矣而奚容好徑

今之君子賛鼓異說規凌前薪冢建一纛尸樹一幟溺於佞佛而勇於畔道幾以天下惑於孟氏所論天下之生者有微耶則文明之世胡宜有此黃巾五斗之後其妖術至今未息所謂玄狐白蓮之教者也德嘉之際一亂於陝再亂於交濟斑術使民照水鑑形當為何官當有何福愚民堅志奉事猶可言也乃至處女少婦魚貫陪侍得接枕席以為有福事若祖考惟命是從彼皆閭右齊民非盡無賴者也惑至此何哉推其心不過為富貴耳夫貪富貴者亦何所不至孔孟之不言利也有以夫亂之萌也陝有

知縣圖發其姦者而大府以為生事由吏胥左右為之耳目而賄令智昏也其後遂至聚集萬衆攻擊城邑連動大兵乃克之耳此術多行於北方蓋所始起地也近日吾郡乃有齋婆誘惑女婦其徒日繁而所謂傳法僧者尤亟宜禁當事者名禁之而見義不勇彼若罔聞嗟乎非簿書所急也孰能以教化為先務況有鉅公好異者作之倡風其靡哉吾衰甚矣太息書此以俟有立志者

臚鴻謁帝不拜曰禮者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斯言出於老子當其為周柱下史其不拜王乎不曰盜

名不信也

戴處士以山人服見天子禮也山人而山人服法服也余歸田耄矣而山人服或以爲簡余不敢知知有禮而已矣

种放之母戒勿聚徒講學曰身既隱矣何用文爲陳圖南亦曰天地間無完名名將有毀之者然則放非能忘名者也放之母其于推之母也自古明哲女人過於士人者多矣乃士之務實勝者何寥寥也

周妻何肉各以爲累夫妻非累也已有妻而鼓無妻之歎則累矣是將使乾坤毁者耶肉非累也已禁殺

而後于味則累矣是欲人代已入地獄耶僞與顯非
欺世盜名吾不信也
張公超賓客造門車馬塡街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呂
微之人躡其蹤則已遷居此可謂不徇名者也彼以
建旛而招者爲耻哉
莊生云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民居不
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而後聖人爲多事夫莊生亦放
言侮世弔詭自恣云爾爾不知後世之士遂以爲
眞也夫亦知堯舜之憂乎甘人之獸繁矣豬之肉強
之食豪賢固不避也莊生者亦何以自免而同與居

乎而何所之乎

莊生言盜有道直以文滑稽耳盜之道豈道耶彼豈以盜為有道耶堯之是跖之非彼直不知耶彼以玩世而世乃為所玩猶憂者語憂以憂為覺良可悲也

自昔治難而亂易治少而亂多堯舜禹之授受也茲之以啓稱賢焉數十年而有有窮氏之亂文武成康之際其基隆也昭王南征而不復無能問焉君子之澤五世寧及期乎漢以下德不遠而治乃久其罷侯置守之效歟乃若世祀之長雖替不絕則四王之德遠矣

隋文時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帝以爲厭蠱斬之厭蠱之刑濫矣而可爲妖服者戒也大臣服此近亦有之其免於戮幸耳

北齊和士開母死附託者爲義孝成化間有詞臣爲巨璫母衰絰持杖者分宜嚴相妻喪時爲義孝者非一人矣士風之下可爲太息

張文潛以水喻文所謂激湍潰而求水之奇與蘇氏論文可合觀

燕許之文有太平氣象而子美備流離之狀此其時然耳乃以學杜詩爲非佳兆則迂矣杜早朝等作亦

大禮賦非太平氣象耶至於顏書第見嚴正如其人耳流離之狀安在此其論蓋不習杜者也又病顏書何其過也

吳璘之地綱大可行於北邊蓋虜所恃者騎也騎不便斯制之矣有故人爲州者余諄諄與言溝瀆榆柳之事而不能試察之則無如簿書不暇何耳有志者乃有成未見其人哉

葉水心論宋事云朝廷每有一事議論蜂起譁然不能主今是以雖有志而未成乃由韓范既以攻人卒亦受攻而無以處其言頗中近日之弊然韓范豈務

以攻人取勝者哉今之章疏頗似詛詈未恤國體也

韓范必不然耳

張文潛爲其公作謝義叅用其文第攺邪正昭明四

字爲民物阜安余於此語有深味焉夫邪正者何指

巳爲正耶煕爲邪耶近日章疏頗如市上誶語高自

稱譽則未信於人肆加詆斥則不必有影穢褻亾賴

自昔對上之體未有此也

謝晦早貴用事其兄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夫瞻可

謂智矣古不有退耕于野者邪苟能辭榮肥遯自可

不罹凶咎矣得無繫戀不決也

宋王顯帥定州襲斬契丹二萬級而有減筭十年之報或者疑之爲將克敵豈有咎耶余謂是時契丹獵于境上非爲寇也而襲之爲不仁耳若羊陸之守邊可爲法矣

蘇長公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棊喫酒唱曲也三事余皆如公而公所大過人者則皆不能如也聊以志愧

少年有病目者醫令其斷酒曰酒吾命也吾愛命甚於目寧目病耳人皆嗤之宋有知杭州蕭傳正者道士謁之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色問其術惟斷色耳

傳正倪思良父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夫傳正壯人也少年不足嗤矣然世之不爲傳正者鮮矣而右晏卿戒飲成疾而卒又可怪也少年以酒爲命者信耶夫因飲極飲鬱飲其心死久矣

萬曆癸巳僉事某者建言改正大學章句蓋非有真見第迎合黨附無忌憚者耳　朝端未有以罪之者可太息矣丙申巳陞參政始見彈章果貪狠無厭小人之肝腑何可掩也聊舉此一人以警言之不作者

余讀備遺錄凡七十人大半皆南士也于時北士淪於狄久矣意前此避地者固在南歟我　朝是以由

南而平北也

有士人初爲令問政余曰經子所載如爲政五美嘗官三事子所久聞也何問爲士人曰簡策所論者舉其大綱耳乃若習尚因革閭閻休戚舍章句而理簿書惟未達也敢問其要余曰然子之問善矣吾嘗見所謂賢令者矣嘗見其所謂興革事宜者矣其言申於上官布於黎庶吾以爲循良卓異見於今也試察其政其興者或益弛其革者或滋甚向所刊布論說者徒以欺上官市獎薦耳吾乃耻見其人而其人不怍也且揚揚朝端矣然其書纖巨悉具不可以人

廢也一邑之事一覽可知苟能舉而行之興者革者一朝而四境達矣其於治也何有

劉師服劉師命似兄弟也而古今南北東西之人名相類者甚多勿註可也又註文者必云某年作某年作無關於文也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闕之可也

讀韓公華山女詩則女道士之誘惑世人久矣今之齋婆尼姑出入閭里者接跡有司名禁之未聞懲逐一輩也豈簿書堆仍無暇耶吏鮮務教化久矣夫子厚戲題石門長老東軒雉飛之語必有以也今偏方僧道往往有妻若謂當然耳

韓公贈崔立之朝爲百賦暮作千詩乍覽之可愕蓋非一朝一暮也杜八僊歌斗酒百篇皆酒中作可也未必一飲一斗而百篇已成也民無孑遺以意逆志其來遠矣

龍城録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謂上方禁文何輙混藏余以爲此道士誇誕欺世之說而子厚遽信而傳之亦不智矣易自庖羲氏以來數聖人演之蔑以加矣上帝乃不寶愛而徒欲秘遠知所著耶二鼓臥內老人頗領誰則明之經歳不食而閒中勸酬交歡曰不欺吾豈不信也遠知死而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僊

者無是也是吊詭者也洋海東十萬里畫舩一葉傳者台人台人何人又可信者耶余所信者椰子也以椰子之精敏猶易惑而不察彼志齊諧而續之者又何可信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非情也子建之詩豈俟仲卿而傳今曹詩孰不知誦而仲卿序有無焉能為重子厚之智非不及是也何以異而志之蘇長公遺恨吞吳之論非也而以夢秖為解蓋危言善謔云爾平魏自吞吳尺土皆漢也此諸葛出師大義蘇意亦成一說耳楊用修夢宋玉索贈詩吾意子美千秋悵望之

亦難繼無庸更索耳

龍城録一娼女震死云李林甫後身似非誣也世之震死間有當其罪者足以警俗矣然不知其罪而歸之前生者往往有之余甚疑焉夫賞不踰時罰不避貴王者所以治世也曾謂聰明如帝而有依違不斷者耶林甫之可震雖以髪擢矣何以俟其没為娼而始震之耶且自昔病國嫉賢如林甫者至不鮮何未震一人雖天網恢恢不宜疎若是也巫咸安在安得一問之世多傳秦檜死而為牛天乎胡不牛於十二金牌未發時乎又胡不牛於片紙未至獄中時乎又

胡不生於虜地而今肆毒於南國乎

子厚謫永州構西亭高廣方丈者二取諸官之祿秩唐之體臣亦不薄矣而退之爲國子先生冬煖而妻號寒年豐而兒啼饑毋乃非情歟士喜稱貧之所謂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孔子所不與議也然文士之辭往往過其實猶不飲者稱醉耳

余讀河東集所誌段宏古者云剛峭少合然所干抵多矣非無知之者而輒躓是其數奇也一不禮於桂守遽憤怒發病不肯治寧埋道邊將以爲懟耶此其人匹夫之下者至無足取而子厚與諸賢豪猶稱引

之有其人焉將以爲曹丘生者耶曹丘生若是者耶

南礀詩蘇長公以爲妙絶古今長公非不知詩非妄謏者今乃謂唐無古詩亦聞長安而西笑者耳未至長安也

子厚詩幸茲南夷謫何幸耶幸矣淚何悲耶皆非有得者語也素夷狄素患難君子亦順應之耳子厚矯哉強者胡不能進於是焉

駱賓王集中贈宋五之問詩凡三首其交密矣而宋集無荅蓋以從敬業檄武氏懼株累而削之也樓觀滄海日之句謂賓王爲僧而之問不識謬矣余讀味

懷之篇悲其志子房之鎚越石之嘯蓋舉兵後語足明其不死也武后讀其檄文以責宰相英爽哉當肺之臣才固不逮宜其共心事之也

陶長沙運甓有三義焉習勞一也養生二也戒不虞三也亂世軍旅之中不盡以語人耳不見韓魏公燈前客之事乎

南詔小夷也草創之初能立孔子廟延師教子孫許雖擄入蜀收經籍其女子能詩詞頗瀟麗阿蓋妃之貞楊員外之烈足稱焉其王往往避位爲僧去沉溺者遠矣乃知天命之性固不以華夷限哉今其聲教

文物遂與中上埒則我　明之覆被大矣夫

唐之亂基於南詔南詔之叛由於張虔陀大變所以廢夫人之禮也斯禮也豈侯陽侯而可廢歟孔子所謂百世損益可知者也今夷酋女者猶男服而見軍門胡不以男女之別教之俟其子長而來耶吾聞禮者蠻貊不可棄未聞非禮之例之不可裁也嘗以語開府者乃曰夷也未可諭以禮余曰胡然馬伏波諸葛武侯之約何以能遵也

英廟時漆江楊賢理袁彬之枉濱死而能以智免又免彬快士哉賢於張燕公遠矣乃若袁彬之餞門達

爲士者愧之矣

弇州集載趙少宰論廣賊書曰嶺外賊寇未成亂柔之而已用兵不必有勝筭且賊耳目吾股掌間卽兵符卧寢皇甲士不下睥睨而已伏隘左奈何不應財匱人困也也斯言也知廣事者也而未知所以治廣事者也夫賊柔之可也柔之而不爲寇胡不可也嘉隆之際滋蔓矣大者戕官吏小者掠村落歲無寧月猶可云柔之乎自石汀殷公之開府也余爲左轄與議者二三君子焉左右無能竊伺者故兵入巢而賊始覺百年所闕式第平矣賊安所寄耳目於吾幕中耶

然公性急易動多謾罵人功既成而謗及之矣余壽
公八十文中頗悉其故田間語無能違於　朝端而
吸吸者方欃恣耳良可慨也
王司寇少時頗輕文待詔晚乃大悔其識與年進哉
近見有題其詩畫者善其畫而侮其詩王之友也蓋
徒聞其少時之論也余爲之掩卷
牙構桂披裘帶索不服長吏之遺是爲榮啓期者乎
處士錢邕道上而人爲易之易者則有禮矣已自逸
而累人禮乎既入長吏之庭踞視不答是殆有不合
者焉然何以徃也緝木皮葉自蔽又若爲異何哉

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關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夫理無皆是義有兩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聖門答問之教未嘗止於一言也子游學道之對孔子是之仲弓簡可之疑孔子然之若曰可否否以同爲和非君子所取也然則先儒傳註後學或發其未發以三隅反豈爲背師哉今者作意操戈偶見一瑕自矜所詭遂以前薪可峻駕言舍筏小知詹詹猶河伯之未見海若天下之美在已也不亦陋乎

葛稚川世稱其僊卒年八十一耳徐則有僊才年亦八十六旣云預知終期何爲而詣揚也且晉王廣何

足詣也陳圖南大宗時云度近百歲百歲餘者余於廣見一人里中婦三人皆無異術由所稟厚耳好事者從而傳之是以多僊人也

李謐云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異哉斯乎擁書萬卷不足以發亦奚以為夫聖人非有心要譽也聲施後世非所期也以買聲誚聖何其妄哉乃若絶聖棄知老莊豈不知其不可耶徒以欺世駭俗為亢為異云爾生民以來如無聖人則務之肉強之食聖人絶人類從之矣所惡於智者鑿也舜之智無為而治禹之智行所無事奚為而可

棄耶知其不可而求異焉此可謂買聲者也今乃一槩言之白黑不辯蓋漆園夷跖是非之緒論耳漆園之書寓言侮聖豈足述哉乃其棄產嘗書吾爲惜其產也

甚矣人之喜諛而易欺也嘉興董尚書者人或相之壽百有二十大喜厚賄之其子曰此妄人也世寧有百二十歳者哉則大怒曰爾何知吾無之耶夫董公智人也而昏於諛諛固可畏也其子掌科也其言直而非所以直於父也夫臣子之祝君父如岡如陵者非乎而何謂世無踰百歳之人耶

鴛衾葢謂夫婦同衾比之鴛鴦耳輟耕錄以孟蜀主錦被其製小異爲鴛衾恐未然也鴛衾葢織爲鴛紋猶云鸞敘也

石敢五代時人勇士也每急難則曰石敢當（見五代史）輟耕錄引漢史師古註無義

上海夏進士景華萬曆辛卯應試應天夢人謂曰爾第用銀五錢則中矣覺不知所謂其夕又夢試袖銀如道上一青衣人過即以銀納其袖中其人固却不知所謂則曰我上海夏景華也遂趨而去青衣人縣小吏也以能書選書秋榜榜尾二卷未定其一景華

也青衣者遂書之考官曰此卷未定奈何疾書然業已書矣榜遂揭壬辰連登甲第夏以語余里潘生云

世傳孟浩然踏雪尋梅圖未見所出或云開元中雪後與二張說九齡二李白華王維鄭虔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所謂七賢過關者也浩然所策者驢後人高之故專圖焉虞伯生嘗題其像云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由是言之驢勝馬矣

陸文裕云坐車可抵按摩予會試自臨清車行抵京數日俱無風塵同行者一生杜詩頗熟相與誦之殊不覺倦文裕之言信矣

金剛鑽云出百丈水底而又云西域土人得之烏糞中天方國云四時如春又云以夜市避風中熱何矛盾也凡殊域之言不可據類此

工人斲木大爲小長爲短誠可罪也若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則非君人語乃曰大哉王言不已謬乎

張睢陽事韓退之紀之詳矣劉賓客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及五言律二首合觀之睢陽爲不亡矣二公有功名教哉

近有邑令以講學稱敝衣羸馬人所不堪在邑大有乾沒歸去製白綾袴褶百件邑人傳笑聞者不信郎

他所指議皆爲訕上薄俗葢平生布衣藍縷此綾袴褶何所用而至百件乎乃知其爲此以掩謗亦狡矣近日文士以賄高下以情好惡稱人美則市井皆仲連毀人行則伯夷所指摘識者一覽之卽知其無可信矣然猶牽其不可信未足以亂是非孔子是以惡佞也

萬曆丙申九月十八日黎明雷甚迅問之則擧里中銀匠某銀匠雖不盜而某尤甚人皆快之因言去歲里東某村不孝子某事尤異某素凶狠視老母猶婢耳而甚愛其子妻有手戰之疾抱其子誤落沸湯中

死毋懼其子歸婦必不免也乃身任之子怒罵詈逐刅

刅於樹空中毋持飯食之取刅欲殺毋手入不能出

者有桎之者數日乃死

庚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今制十里一舖

而五里短亭則稀見矣江左偏安一隅而華侈更盛

民何以堪余昔撫浙賭南宋遺跡盍能忘中原而宣

和艮岳花石綱所以亡中原者則不能忘也每一眺

覽長爲三太息

今講新建之學者則曰宗濂洛而遡洙泗而以朱氏

爲斯道之一晦何其言之不倫也夫旣曰宗濂洛矣

宗濂洛而合符節者莫如朱氏朱氏之傳註無一非
程子遺言也而何其不察也吾知其所蔽矣葢朱陸
同異之辨定論已久厭常喜新舍夷好徑斯世之通
患也一簧鼓之而應者雷同矣故從陸氏者必病朱
氏病朱氏而洙泗濂洛未敢背也然濂洛朱氏之書
具在苟讀其書有一不合者乎今之求異於朱氏者
大旨在致知格物之說也而朱氏固曰竊取程子之
意非自己出也苟以為不然則所云宗濂洛者安在
余嘗謂學者苟求可與入德則莫先於毋自欺苟毋
自欺則喜新好徑之患庶可以無患矣

韓柳文並稱宜矣學士多宗韓而間有右柳者余不敢知柳所不及韓者其原道一篇乎王元美謂子厚文刻削余亦未敢知也

永嘉張公內行整不入苞苴名卿哉其請罷中貴出鎮抑司禮權由　上起藩服素知其横而公能將順也乃若議禮聚訟訟而勝以合　旨故遂道　上推苦朝士士奪氣至今則厲階所憾矣王元美以為公究曰詔獄廷訊非自公相始夫信非公始公可諉乎固君子所責備也

易州荆卿里墓數百家惟三姓為荆為田為商豈卿

與先生及擊筑者之後耶三人者同里耶一里中乃產三烈士耶里故戰場耳乃至今無遷徙耶秦二世後後今安在耶余則爲三烈士者快之矣

海水潮汐解者不一宇內潮泉幾十處或曰泉之潮卽海之潮也蓋地中水脈通者也黔筑靈泉則尤異萬山疊嶂泉自石罅出爲一泓晝夜消長凡百次好事者置石鼓以記之亘古不易遊者不測以爲有機械焉聞者笑之此礨砢間安所置機械卽置之安能久而不毀耶或曰其中有機幾是也非人之所爲也非造物者之所設也渾沌之始偶有値焉其機倚伏

恆久而不已有類於漢陰丈人之爲者由人之爲以知天之爲天之爲偶然者也偶然者不可知不必知

或以褏中爲一身昆詔其首此爲吭非也吭有百刻之期乎且昆詔何得爲褏中首也

貴州志思南府婺川縣有關羽城古蹟諸葛南征時羽沒久矣必其子關索也

銅仁也江下達辰州可卅筏以接蠻境未通經略者宜知之

貴竹以浣女剖竹得男長爲夜郎侯此理所必無或曰以地宜竹名或然也

嘉隆間陝西地震屋室毀壞壓死者衆漢元時隴西郡地震裂頗類關隴相近他方未有若此甚也豈其地地脉然耶

方朔劉牢各去姓名成句似未可也下令尤不可乃似陶令方朔自可稱曼倩葛亮何不云諸葛馬卿爲長卿文亦協耳

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余於姚江孫文恪公亦云評者云不忍讀其亦有所慨於斯矣

悲臺哀壑非壑有哀而臺有悲也情之所觸也猶恨水愁亭云爾解者不得費辭可耿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杜詩信史也自非綜覈之
主安免此弊乃有井受其欺而反喜其諂者矣
杜詩淸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
名存此園官與子產校人相類葢厮養輩常態從古
然也每見官精明者則欺蔽不甚耳於此可以觀政
者曰淵魚難察鳥擾吏肉何以能察耶亦不能用其
明耳
曹瞞姦人之雄意千載所不齒而曰將軍魏武之子
孫以爲重耶近世鄙儒謂上帝好生檜主和議而子
孫昌舒氏不振夫檜無于天已絕之今之秦氏肯以

為祖耶操同檜之類知惡檜不知惡操亦過矣

杜集中於章梓州頗厚嚴武幾章併欲及杜似有之

也藩鎮之橫視刺史如草芥唐是以亡今也懲之督撫權太輕倉卒不能令下小有潢池之警束手閉城耳易之萃戒不虞豐宜日中斯其時也

杜庶官務割剝不暇幾反側痛切之語割剝所以致反側也奈何不鑒　必要救瘡痍先須去蝥賊名言

杜贈韓諫議魏將軍歌二首中王京群帝集北斗夜騎天駟超天河等語太涉虛誕頗近老人恍惚之態

太白夢遊天姥之作超矣蓋語夢則可也

唐人擅八分書者韓蔡杜多以顧況李潮擬之一云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一云鄭有二子成三人然其遺蹟猶存論者謂顧非虛稱而李非其倫也意以錫故有過譽耶要之後世公論自定春秋筆削游夏所以不能與也老杜猶其齊肩者也今之君子雌黃任意謂百年後孰能盡白昌黎末如之何乃付之鬼責耳

杜又客多任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闊況愛不救溝壑辱言空書不分惠也又厚祿故人書斷絕則俗一行不寄矣夫杜在窮途不得不望

之朋友也猶可諒也今高位厚祿者故人書寄無俯紙則自浮自沉往往不答耳苞苴重而意氣輕何云素交哉　余意道州若分俸則此詩猶可寄乃以素書之故厭其紙長煩兒孫費燈燭之語頗近尤怨亦乖大雅子美所以坎軻於時殆有由歟

立冬後侵晨掌汗可以悟潮信身不汗而掌汗江河不潮而海潮其理一也皆氣為之也氣之所之其末也為掌為海人與天地相似者也聖人為能踐其形而與天地參夫天道遠而邇者歟是以不出户而可知也

古之作者言猶近信遷史杜詩所以爲實錄也杜集中韋韶州追詩二首乃盛唐名家新詩錫不如不溢美矣其在嚴葬和寄者無此語也韓退之懼兒輩忘元賓僅數語志子厚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庶幾哉風乎百世蘇長公匪阿耳

杜詩中敘其曾姑爲尚書婦事葢王與房杜之於秦王交久定矣王爲東宮官則高祖所命非若管鮑分主而事者也而責以死建成之難不亦過乎

子美爲郭華州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及爲王閬州論巴蜀安危表不惟文類漢疏其論破賊安人形勢如

指諸掌謂不能無韻之語殆未得也要之用志不分僻紕佳句故其遺文寥寥耳近者文士肆筆乃謂二司馬一不閑於賦一不長於文夫子長史記盡一生精力惡暇爲上林等作若長卿封禪諭蜀等文則卓然可見矣豈謂不善哉又李杜韓柳才有偏長尤爲謬論韓柳之詩評者輕有軒輊南山石門之什後生毛穎盡死未可窺其宫墻也

房次律其殷深源之流乎杜力救未爲得謂出於私情亦過陳陶覆師詎執其咎罷貶非重罰也然臨敗猶持重而爲中人所促乃大敗有可悲者其後還卒

則翁楷論定劉叅議國惜之非獨[illegible]羨也

蘇長公云唐人爲詩視已力量稍稍忽數十年各自名家今人未有小得即高視前人以爲無敵余嘗誦之乃知夸矜之習自昔已然人人隨珠家家荆璧敝帚千金固文士之恒態也

世謂天台者以爲洞天福地悵未能遊耳鄭廣文以汙職貶猶得早秩亦寬矣而杜以爲禦魑魅山鬼一脚蝮蛇如樹何其甚也文之勝質往往過實安得三復白圭言必有中者乎

晏子爲齊相名顯諸侯嘗有以自下其御擁蓋意揚

揚甚自得也以古視今其何不然余爲東平李太宰起家之任過州余以禮事之其左右所索則不能應也而能使太宰怒怒甚余既遷南司徒郎矣矯旨而另補焉余避位讓之然太宰門下士多爲余解者諭余書公不惟解且大有善意速赴部耳余笑曰知公意不難解也恐赴部則必復怒怒乃難解耳聞者大以余爲迂余笑曰此不難知也余無所取罪罪乃在不事其左右耳今猶其左右也其揚揚者復能事之乎不能事之不將復怒乎再怒則難解矣聞者猶以爲迂而然余言者有友二三子焉

呂后以呂祿女妻朱虛侯其吳蜀成婚之意乎呂溫詩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英豪者固未易磨也漢唐欲以一女子化胡起於婁敬策亦左矣我　朝之驅韃靼始越百代而繼三王大矣夫

漢惠紀始言后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耳又立後宮子五人爲王侯曰後宮子未必他人子也其後大臣相與陰謀乃云少帝諸王皆非孝惠子余頗疑之豈以呂氏故拔茅者連其茹耶其曰已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其情見矣代王長而賢漢運之隆也大臣之忠且智也唐五

王以帝復辟而不去武三思無遠慮必有近憂信哉秦之立石頌德特重於禁止淫泆殺寄豭者無罪倍死不貞子不得毋乃律文一條耳何足以頌燕與戎翟同俗男女無別中華之所屏也及嫪毐以反誅毋后遷於雍不韋籍其門始皇之切齒久矣故其政以爲先務乃所謂中冓之不可道者而何以刻諸金石也其視玄鳥之頌關雎之風不亦遠乎李斯學於荀子此其文也陋矣文之三長所以重識也

秦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史記未載二十六年有大人見於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

凡十二人銷兵器鑄而象之此金人十二毀於董卓者也若二十五丈六尺者則甚異矣太史好奇何以不載殆未可信也且金人不應象其次者

漢惠三年漢有天下十五年矣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可謂不輕用民力矣成康之後高惠文景庶幾恭儉者哉呂后雖女主未播惡於天下也武之不為秦其四帝之澤乎

公孫布被僞所聚奉祿以給故人賓客此豈為疵宰相以進賢為職而弘內懷忌嫉陽與而陰報開閣所延乃植黨耳此其罪也汲孺不學無術徒以布被為

詐反令漢武愈益厚之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自昔所患可慨也夫

魏其當七國反時未有奇功也乃賜金千斤無入家進賢士在家者則大將之才矣詔書寧可矯廷尉何人哉太后必欲坐之非徒右武安也當栗太子廢以傳故謝病不朝相提而論兩宫且螫之高生早辯之矣沾沾自喜蓋其人也司馬氏雖甚哀之然不揜其實故云實錄巫覡鬼來必然然足以懲讒令百世之下稱快矣傳贊乃類祭文殆嘗爲客耶

客有談狗盜事者曰秦宫藏深矣客雖善盜未可信

也余爲解之曰孟嘗善事秦王左右左右多爲之用
獨少一爲狗者耳古文　不必瑣悉也
孟嘗之客三千人惟魏子馮驩賢耳餘皆任俠姦人
何足算也失位而客皆去身沒而諸子爭立絕嗣無
後客無一爲謹者五日子之不利豈其微乎趙人觀
笑者何足怪而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甚於盜跖其
滅絕乃天道矣　魏子馮驩兩人非一事也魏子失
其名非以其微也注非
余讀孟子嘆梁惠猶爲戰國之賢君也問何以利國
孟子言不奪不厭顧鴻鴈麋鹿孟子引時日曷喪移

民移粟之政在三代以下稱善矣孟子謂五十步猶
百步此皆逆耳之言朋友所爲數而疏者也而猶曰
願安承教未幾卒耳後世人主於法語之言能悅而
從者寧不稱賢哉孟子居齊頗久齊宣之僭也而好
貨好色好勇能見其過伐燕之誤甚愧於孟子猶若
足用爲善是時七國相爲雌雄以士也故士貴秦以
來上益驕士益賤上下不交是以泰鮮而否多也
漢詔將殘吏未勝句異言吏未勝殘也杜詩句有類
此者
杜謁玄元皇帝廟詩世家遺舊史意謂史記不稱世

家然老子終於柱史自宜列傳孔子漢有封矣故云世家世家與傳非有輕重也晋悉之爵曾子國所不歉彼非世家歟　孔子漢武時未封爵意後人定為世家耳非司馬文也

社倉仁政也世恒談之未有行之而善者何也官以簿書為急無能視其事如家謀之於吏吏無利焉安能盡心以致之於民民刻木不願對安能與吏為市強之則青苗之虐也夫青苗之法善舉之非不仁也荆公為令嘗行之矣民無尤焉及為相行之則宋由以亡何也令親為之相任人也任非人而不知人何致之

可舉今談者姑無論相姑師荆公之爲令乎無徒豈
荆公哉

司馬畏蜀非特才不逮也漢賊兩立豪傑寧無動心
師直爲壯自反惡能不懈食少事煩聊以安部曲耳
而漢祚運移其言偶中魏志述之固未達也寧靜澹
泊恭宇自定夫豈憧憧瑣瑣以重傷者耶杜子伊呂
蕭曹之評確矣志決身殲軍務勞蓋沿國志而未察
也

謝公捉蒲葵扇爲鄉人增價夫扇微物耳而歸資五
萬他物可知此吏曰不汚不循也何以異於棒槌官

哉棒槌官者有貪令無物不取卽棒槌亦滿載人傳

笑稱爲棒槌官也喧聞都下而猶以遷去何以正百

官也謝公則令巳罷耶亦傷惠矣

千一錄卷之二十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八

危亂之世非無義士也吾於春秋得一人焉趙襄子舍子而立兄之孫是太伯之德也楚漢之際得一人焉周市不肯為王五反而立魏後是伯夷之義也趙襄彰矣世鮮知市夫士可以成敗論哉

淮陰語蒯通云覩子與諸郎談論如駑駘駕車使驊騮閑路非容易追逐也使人心服夫蒯生豈非天下士哉而三分中立之策不忍聽之淮陰可謂無負矣

柰何良弓不藏而與狡兎同盡也子房之智非過於鴟夷漢高之猜猶愈於句踐是以赤松可與遊而五湖所必洸也

鼂錯之父嚴延年之母皆知其子之必戮智矣使明言其不可用不則無坐如趙括之母庶有及乎嚴母去之東海人稱焉次也何至飲藥死哉非獨錯父亦狠矣

或曰孔子夾谷之會兵萊人若刲羊豶豕文事武備左右宜之矣故曰我戰則克而何孟氏之都之不克墮也曰非不克也修德以俟之猶禹之於苗文王之

於崇也苗格崇降而成弗履則群婢故也女樂弗受躍墨而舞干羽焉寧有越厥志而弗變者乎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聖人之作用也

劉楨詩乃爲吳璠所投然劉詩長留天地間信矣安知有瞎溝澮之盈涸何足置意中君子貴求諸已也

阮紹泛西池詩白首登畫船反慮水花笑余雖其言畫船尚不欲登而肯攝齊於華堂廣榭間乎野航恰受兩三人乃少陵老得意處也

髮白非心白乃強語卽白變黑亦不足尚

林鳥以朝嘲水鳥以夜吠陰陽之化生物未有外者

淮陰謂高祖能將十萬此非庸衆所知也知兵者固不徒貴多若嚴尤昆陽苻堅淝水不以多敗乎彼其才無能望漢高也而何能多多益善也

自黃帝蚩尤以來戰之大者其楚漢之際乎漢之入關何易也羽勍敵也三傑輔之群策群力屈焉乃克有濟光武則事半而功倍銅馬赤眉幺麽之輩非敵也然猶艱危幾殆者屢矣曹瞞取天下於群雄非取之於漢也猶可言也若司馬氏則穿窬竊鉤者耳吳蜀昏昧覆亾自宜矣足揚武嗣宗廣武之嘆意或在是也赤帝旣天授魏武亦非豎子阮公雖放言豈憒

憒者乎

常怪信耳為將而漢王稱使者入其帳中更易其將奪其軍何說也此其說史畧之耳孟嘗之客能入秦王臥內竊其裘則何用荆卿秦舞陽之拙也公孫客之刺來岑西夏客之舍韓魏公皆對壘時也彼決眼屠腸者不足述矣意烈士徇名不欲為穿窬所為寧玉碎毋瓦全暮夜暗行彼方耻之耳

嶺外峯多奇如劒如戟參差遶亘京華名園假山彷彿之以為勝賞而予厚乃云海外尖山似劒鋩秋來處處割愁腸則此邦盡為鬼門可畏也哉苟能以名

園假山觀之日在畫圖中遯世無悶矣何爲以身殉之自使重傷乎余兩任廣東西俱携家人未有病者未嘗食檳榔第飲食起居有節而已吾身苟無害則長安長沙之潮之柳之袁復何異即播州亦有人之土也而曰非人所居將不設官乎其辭懟矣第當以齊物篇爲二十八贈播與連皆逍遙境耳何論其爲鷃爲鵬乎

韓柳天說文則美矣不得於天而比之果蓏癰痔詛可云善謔耶以文爲戲可也天可戲乎若憶論語三畏之章當惕然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曰仁人事

天如事親曰上帝臨汝曰知我者其天乎此天說也詩云慎爾出話棘子成之說君子也子貢猶惜之以爲駟不及舌况弄其翰而懟於天乎由二子之說而金陵三不足之論覆人邦國矣君子之於言惡可不慎也

李華作房太尉銘曰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凶害直事乃不行是嘗有曲突徙薪之謀也世世知曲江先見而太尉事隱故表之

柳子記其下殤女子之墓其病也願爲佛役更名佛婢病亟也去髮爲尼號曰初心將以緩死然竟殤也

夫柳子非愚人也而其佞於佛何愚也佛以四大為累曾不厭死而以死懼人以緩死誘人其說舛矣名家女子而求為婢為尼是其生不若死柳子之所以愛其女者悖矣柳渾以十餘歲童子謂從釋而生不若速死之愈雖夭且賤不恤也柳子嘗狀其事而智乃不若童子耶柳子剛者也是棖之剛也焉得剛

退之以文墨事推子厚非偽也子厚固不易得當其時可相伯仲者獨斯人耳而子厚因遂謂退之過揚雄遠甚無乃易其言歟太玄法言四賦殆不易過也退之之論子雲謂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其弟子侯

笆頗知之以爲勝周易由二子之言則子雲已勝周易退之又遠過子雲而子厚又復爲退之所推避則二子之文媲六經無論矣無所與倫矣文人之夸誕乃其習然哉

余讀柳子之文不後韓子也而不聞道何其佞佛甚也大雲寺記謂越人信祥而易殺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庶乎教夷之宜也此其說猶若文之者也刺史以教化爲務刑政德禮安在而假之浮圖耶自佛法入中華以來中華之治日不逮古勝殘去殺不復如漢文景時何言三五方策具在柳子以爲不

然耶淨土院記則以彼佛言無所欺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乃有極樂世界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噫彼其道里之遼遠若是矣其去者孰從而徵之而云甚衆莊生之書有所謂建德之國者彼直寓言耳而何至以幻爲真匪誣則愚也吾甚惜栁子之智而愚谿之名號稱矣　或曰浮圖之語淨土亦猶莊生之稱建德耳栁子非不知也以爲其說易以勸夷人也夫不知其言之欺而以爲信則不智知其言之爲欺而以欺人則不仁舍吾之政刑德化而以夷勸夷則不職栁子必居其一矣

柳子記毀象祠其論正矣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千載之違得而更之非過也而新建則曰象之祀以舜也以舜之故而祀其弟則祀舜者益勸矣是爲之辭者也以俗之尚鬼而難諭也而姑以示教云爾然道州之毀之也民不非之且歌之未見其難諭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然則毀之者勇矣而爲之辭無勇矣祀之爲淫淫祀諂矣

韓子鄭人對柳子論墓中石書皆有裨於教凡爲剔股廬墓者非禮也非禮非孝也禮之所出刑之所入况僞學以奸利者乎若曰覩過知仁仁者不忍適也

則已之可也奚旌焉

古之風人不能無怨而聖人曰可以怨謂其怨而不至於懟也雖跼天蹐地猶不失温厚之度焉柳子之辭曰貪愚皆貴險狠皆老謂吊宜賀謂天反榮人之君子天必厄之人之小人天必佑之怨且尤已甚矣其何以免

孔子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其大者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左氏之言天人強而附之誣矣柳子以天人爲無相與者悍矣誣與悍皆過也皆非知天命者也柳子以爲天自天人自人自貴自賤自壽自夭孰

爲之者則宜順而安之所自信而不疑者矣乃下爲女子爲婢爲尼以祈緩死於佛則是天所不能主者佛顧能主之何其悍於天而佞於佛也且君子之所以畏天者何所爲哉内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矣佛而聖也而能主乎人之壽與天也爲婢爲尼則壽之乎𣏌子非愚人也而愚於佛何也

韓𣏌封禹問封建論文則工矣而無得於道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孔孟真知聖人之心矣而以爲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其曰憂民之大慮民之深亦所謂斐然成章者耳而禹之薦益可遂没其實耶

將以爲無其事是誣禹也將以爲有其事則所謂慮之深者安在亦誣之也誣聖之文雖工奚取封建者先王公天下之大端也置守者秦之私也而謂公天下自秦始又以其私窺聖人而曰非聖人意其說尤害於道夫未下車而興滅繼絶豈爲廹於勢者耶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亾此聖人意也要之其人存則封建郡縣俱治其人亾則封建郡縣俱亂此理勢之不易者也然自罷侯置守而天下定於一封建易亂郡縣易治亦勢也勢之所趨聖人不能違故封建之不可復者勢也而非聖人之意也聖人何心哉吾推

聖人之意亦期使天下長治而已欲天下長治宜何如今之巡撫古侯伯也必得其人數十年勿易得封建之意而杜藩鎮之釁其亦庶乎其可也

天下之大不可失一士也劉林請決河以灌赤眉光武不答蓋百萬爲魚寧無無辜者然林遂以王郎稱帝幾失河北曹操不禮張松遂失益州士誠不可忽哉

孔子曰晏子賢大夫也又稱其善與人交而記乃云景公欲封孔子晏子沮之余以爲必無其事也是時齊將爲陳氏矣晏子固憂之而曰惟禮可以已之孔

子用則禮以爲國而公室張矣此陳氏所不欲也而晏子乃曰當年不能究其禮晏子而愚人也汚不至此意晏子必能稱孔子景公欲以季孟之閒處之而曰吾老不能用蓋梁丘據在側陳氏爲政其沮孔子必力矣柰何以誣晏子也

漢制諸州郡歲盡詣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於時議者以爲王者法天熒惑奏事紫微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今重其道歸煩擾止不復自詣非體也然州郡遠近不一若歲令往來道路豈惟煩擾實不廢政務乎今制則三年入覲合於古宜於

今矣然使廟堂一秉公議加意詢訪萬里之外日在階戺耳豈必一過堂閭睹其貌而知其政哉徒使私覿筐篚充溢門巷街市細民竊相訕笑爲口實耳此皆閭閻膏脂幾於竭澤而漁矣然則述職之典可廢乎曰古之道也何可廢也昔宋之盛時朝士以苞苴及門爲耻我　朝成弘以前縉紳交際帕二方而已而于肅愍猶以香帕爲民殃清風兩袖之句至今誦之苟能力挽頹風黜貪違競則虞廷考績周官詔爵人存而政舉矣古者天子一歲而巡四岳不聞勞費乃郡邑守令一入都而云道歸煩擾且田里有嘆聲

焉可不思其故乎　奏事古之述職也何必引熒惑紫微爲法此漢儒之陋也

先軫之不怨喪其元也其淺之爲志士乎戰而失師國辱矣辱國罪也秦穆而有霸心即用蹇叔不患無三子者舍之可也楚猶能禮重耳修德而已何必錮善嗟夫軫自以無禮於君而自殺勇矣推此志也有過而憚改者哉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於軫見之矣

荀文若舉才不以標譽眞能用人者也籌畫不以要功眞能任事者也大臣哉使際明王之興其亦十亂

之流亞與而柰何試之於奸竊如操莽者也世之君子聰明才辨以遊洙泗之門則誾誾侃侃可以升堂可以入室者也而柰何攻乎異端也嗟乎文若之自殺世恨其晚吾以為猶賢乎迷而不復者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於文若見之矣今之君子有能見其過者乎方自以為是而強飾其非不則心溺焉而諛之者曰既聖矣是其自加九錫而獻符命以美新者也惡得為文若也吾故以文若為猶賢也

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蓋舜能順乎親而允

若也然則象之封於有庳亦不至播惡以逞矣而又以賢者輔之爲治是以祀於其土也若曰以舜之故而祀象蓋不得其說者也或曰舜之德至矣商均何以不肖也夫自三皇五帝以來聖后繼作天下猶未盡乎堯舜爲天下得人則中才以下不可以陟元后至於禹則地平天成不必神聖而可繼世以治矣而啓又賢天下所以歸之也然則堯舜之子不肖者特未能賢耳未必有大惡也

荀子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服意其然耳庸人則求其人以實之矣蘇長公堯曰宥之

三皐陶曰殺之三此得古文三昧者也非必古有是語也

楊子云孔氏之門如以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夫相如無論也如賈生者使在洙泗非升堂之徒與楊子特以壯夫不為論其賦云爾也夫楊子能之而弗為進於道者也而椎魯者藉口於法言則俚矣

荒政有實心者乃有濟即如興有益之工廣不費之惠亦多術矣而牽泥文法者或難之吾見莩而食之者適以速其斃沽譽罔上曰盡心焉耳矣不仁哉

何亂禁殺以佞佛也而修千味其所殘多矣季文子食不兼味未聞禁殺所全多矣彼佛也以季文爲覺者耶以亂爲善男子耶

西方聖人乃張氏贋語儒者每每援以佞佛佛如有知不受也

唐時大使考所部官刺史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以高適之賢杜贈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夫士不可辱可貧可賤耳故云冠一免安可復冠也而戀戀纓緌於捶楚間不已甚乎我　朝嘉靖初年以

前內外官相臨之體甚峻太宰於銓曹郎都憲於御史朴之他曹可知矣太守於知縣朴之監司可知矣隆萬以來上替下凌風習大異由交征於利而枉尋直尺所弗恤也選曹曰老者老矣其坐吾坐也雖臨我吾得而逐之不則異日於我焉依縣官曰歲月易待也彼未出藩臬吾且臺垣矣縱無郄且以白簡彈之置淄澠中孰與辯者大官持祿而心知其然也體若相臨而內實相乘幸天下晏安九重垂拱累日積勞右籌左契無不如志矣焉知其他故識治體者以漢宣綜覈爲令藥石其然哉夫士不可辱亦不可肆

政不欲急亦不欲弛肆也弛也胡可長也

廣中虵虺好蟠蒲萄架不易辯柳詩懸虵結虺如蒲萄非漫語也相傳蒲萄架下不宜坐飲恐有遺毒耳

退之平淮西碑與典謨雅頌寔相表裏李商隱讀碑詩知言矣而子厚駁之云有帽子夫推本祖德繼以纘緒之烈於體固宜非煩也觀子厚之雅與劒門武岡等銘信雅健不費辭矣及作漢原廟銘仍班氏之論系本於堯從而廣之謂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尊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舜之胄爲曲逆禹之苗爲汝陰卨之裔爲鄭侯稷之後爲淮陰絳侯群雄之登所

以紹後丕績不墜厥祀此天意也厥論迂矣吳趙帽子也帽子之駁述者賓客固非誣也于厚率爾之言殆失言矣國語以祝融之後在芊姓當爲伯柳子非之又曰凡言盛德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此未可非也然必其有徵也無徵而強附之無取焉耳若漢之君臣所謂堯舜禹稷之苗裔者其亦有徵乎無徵之言君子弗言也言之於此非之於彼何也或謂平淮夷雅退之不逮此評過耳卽題云淮夷亦泥矣當周之時淮可言夷唐則又屬統內自當云淮西耳胡夷也韓碑乃爲得

體　柳之雅於雅也步步趨趨中節度矣而韓之碑

銘得其超軼絕塵者

張因名士也舉詔策授印綬乞爲道士許之唐之政

紕矣乃其友憐以遁慈幼以死由良知不泯然耶其

死於弟子曰盈吾志矣而必以返葬先人之墓無亦

悔心之萌乎子厚誌其墓不能發其志歸之於道而

曰道也道非去友去慈也是文之者也

光武爲邯鄲兵所迫蒙犯霜雪至呼沱冰合而俗妄

傳以六月渡帝王雖有眞安得六月冰乎

楊子雲言貌不能動時人而讀其書者千載如見君

子第恥過情之譽耳何能勢諸名卿哉觀子雲書中殆有不能平者其曰伏几襲衆而字仲尼仲尼乎羊質而見豺戰矣蓋惡僞之亂眞也雖然子雲既自信矣而當時亦有知之如桓君山者何爲爲莽大夫也蜀嚴沈冥非其鄉人乎或曰莽之無道也彼以爲道未詘詘其身焉噫是爲之辭也夫謂子雲而不能去不可也去也豈俟莽乎莽之誅漢豈一朝夕乎太玄擬易而作者也不知易惡用擬吾未能知太玄也而知子雲之不能知易也　子雲既不能爲嚴君平矣即不幸爲龔君賓朝聞道而夕可死猶未失也耶曼

容知時事日非爲官不肯過六百石雖未及嚴氏庶
幾皆於保身矣子雲之解嘲自鳴其位卑耳不能爲
曼容悉能爲君平不能爲君平悉能爲君賓夫此三
子皆子雲所不能也而徒以法言能論語太玄能易
耶是亦伏凡囊裳而字仲尼者也

鮮卑拔鹿侯從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乃云聞雷震
仰視雹入其口吞之而娠身彼夷也無論其事眞僞
而楊國忠之妻亦云不夫而孕然拔鹿猶能不信其
妻而國忠乃以爲夫婦之情其愚昧罔出鮮卑下也

來君叔世稱信士出使不辱其職也囂之違背自

取覆下不可與言則太息去之耳何至發憤遂欲刺之此豈傳介子時乎其免幸矣及其對壘而爲公孫客所刺寧可云伏於九地也彼終日欽欽常如對陣者寧可犯哉

東漢赦令何太數也乃至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其政頹矣其時王符論赦者小人之幸崔寔稱孝文以嚴致平洛陽令王君外行猛政不敢行恩而民作祠祀之可謂通達國體者也若孝宣時路溫舒上緩刑之書蓋趙蓋王楊之死君子有餘譏矣君子之言以救時非以阿世也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惟刑之恤言慎也匪以赦也

柳子與李睦州書止其服氣至厲銳撮堅鳴鍾鼓而決之可謂忠告矣然服氣有可有不可叅同契云呼吸相含育其可者也云呼正吸外邪其不可者也得其訣則老氏所謂綿綿若存者也不得其訣則孟子所謂揠苗助長者也若睦州者顧其所得何如耳非若金石等物之不可服也至其去味即淡則上士之所勤行中士之所作輟愈淡愈恬恬則愉恬愉壽之類也何乃大以為愁苦而不忍之耶是穀陽豎之愛子反者也　昔之言養生者稽𠦪夜近之矣其遭戮

則命也非養之過也子厚又謂山澤之癯餌藥久壽
滋所謂天其辭偏矣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壽悲顏淵
不幸短命夫豈惡壽哉若曰為方士所惑求壽而得
夭雖陳言寔篤論也論宜如是耳觀子厚之論乃願
椎肥擥鮮極五味之適以醉飽為歡愉是所謂伐性
腐腸之藥養生者之所吐也而強進之拂矣在易之
頤君子以節飲食柳子所謂聖人之道豈極味而惡
淡者乎城下之決何以服睦州也
淳于先生稱聖人者徒以能知王志一在驅逐一在
音聲云爾此非射覆即揣摩也何益於治亂庸主之

所重君子之所恥也

老子傳既云莫知所終乃又云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豈記其出關時耶卽老子子孫傳皆著其名而膠西王傳解者蓋與太史同時已不能知其祖而後世所傅會焉從徵哉　卽有二百餘歲歸於盡耳君子順受正毋戕其生可也

太史公稱莊周善屬書離辭洸洋自恣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又云鄙儒滑稽亂俗其論當莊子矣後世尊之為經與老子匹晉之所以亡何王輩之罪也

扁鵲診脉知人生死自宜耳而趙簡子秦穆公之夢

俱之帝所所甚樂其在帝所若遊人間殆可階而升者何後千百世無闖叩閽者也蓋戰國好事者爲之而太史公愛奇不能辯耳書之信史啓巫覡厲階可罪也非獨太史左氏失之矣孟子不盡信書況其誣之甚者乎

扁鵲之徒能生死人而以剌死固無如命何然則其所生者乃其命不死也余在東廣有薦閩人林廵檢者良醫也督府頗重之遂爲門下醫所蠱余里中汪生少年頗能文客內閣興化李公所所撰青詞偶爲
世廟所取李公頗重之一日與同舍生共飲歸七

孔出血而死不能究其由也夫此所兢者微耳彼入宮見妬入朝見嫉者何惑哉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交譏世士甚病其言而子長何以稱也夫儒俠可同日而論者乎今夫倚法爲市以賄成政恣欲扞罔游俠所醜者固冒儒名有以夫韓子之譏之也奚病焉子長以感慨上書得罪貧莫能贖交游莫救乃發憤爲游俠立傳其歷舉賢聖之遭菑遇害者而曰緩急所時有亦可悲矣詖辭知其所蔽君子之於言無所苟也洙泗之間誾誾者有是聲乎班氏評之得矣

唐荊川之出也分宜之塵惡能不浼哉為之辭則難矣于時有開府於淮揚者其人薰蕕也乃曰開府之累也以唐之薦毋亦厚誣乎謂其薦之為不智也則可也韓退之不肯為史懼有鬼責今之秉筆者無論董狐也苟能不虛不飾務近於實鬼亦害之乎退之之言蓋亦有感而云爾也夫誣善之人千人指之而無忌也焉能憚鬼

孟子在齊明王道距邪說當時稷下遊談之徒目之為好辯然無以難也一在三卿之中而淳于氏遂肆其脣吻矣非其泰山壁立萬鍾不屑寧尋之不直毋

枉其尺則何以比功洪水之抑而使橫議者不作哉

甚哉祿位之足以晃人君子是以望望然去之也

孫文恪公言我　朝詩勝宋文未能勝也唐荆川文編不遺宋人王遵岩篤好史記中乃學曾文此自有見非以耳食者要之文有三長猶釋氏之有三昧當不徒字句之工耳

吳貞節筠言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辭蔓說秪費紙劄耳其論有見哉開元以來不知而談者益多矣

桀放於南巢入於狄夏之臣必有從者遂金據有河

壯至元統一中華其𢦏徙也冠裳文物宜無改焉乃其俗不能少移天寔犬羊之耶漢唐欲以一女子化之末矣

蘭亭記天朗氣清或病之此未達也余嘗論之矣余竊病其群賢畢集觀宇宙之大而神州陸沉苟安江左彼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奚大也阮嗣宗廣武之嘆周伯仁新亭之淚陶元亮易水之詠所宜興懷者耳不然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觴一詠修身俟之固賢者事也而何致痛於彭殤之修短乎余以爲遙少未知遊也

士之處世無論污隆自宜以義安命而禮行遜出斯明且哲矣作意趨避非惟失義或及罹咎京兆隱士韋祖思不拜姚興而拜勃勃不拜倨矣乃免拜恭矣乃見殺夫莫之爲而爲者殆非思慮所及者耶雖然所謂隱者人莫知之之謂奈何居亂邦而以隱士徵也其見殺宜也

閭閻之休戚繫於守令守令貪縱而弗禁民無所訴則思亂土崩之變所由作也元魏詔吏民告守令罪疾之甚矣有意於恤民矣乃貪縱如故而姦猾橫行所以道之者舛也無上下將無君臣奚其爲政哉爲

攻者賤貨貴德一舉錯而丕變矣何難焉

孫權與介象論鱠以鯔魚爲海中物象作埳得魚付廚累之此魚江中大出正建康物耳權寧不知傳者之誤可知也左慈之鱸介象之鯔術也非仙也近有速客盛饌而不見廚者竟以奸詠被擒時鎖其骨故不能逃

顏延之之直而惡諂也人稱之爲公則怒而弗受以爲已非公也余謂公之稱猶可耳古之相稱不曰君乎可君也固可公也今乃以公爲降等之稱則不知其解矣至於翁本非尊稱古不云田舍翁乎今年未

及強輒相呼以翁　明旨禁之而不能止余嘗約二三同志力期復古莫有和也然耆耄以上翁自宜稱紫陽常稱晦翁矣年未及而翁則無謂習俗之蔽而不察未如之何者也又十年以來書札競用四六非若宋人之工也第取俳儷活套相詒謏而已余既淺陋不能倩人有以偶語來者第如舊式答之以爲簡耶以爲俚耶所不敢知也赫赫蹏書殊非便覽大老尤宜厭之若廟堂一言明示好惡則[illegible]宇內安有不樂從者余自撫浙及塡鄖陽未常以紅箋通書于時政府未以爲非則亦希矣乃其不止之者殆以細務非

繫政體耶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之知天也夫孔子非恃術數之學又非讖之無可奈何者其所以知之必有以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illegible]聖且神矣而有不知者乎是以曰百世可知也知其理也數在其中矣後世如張子房博浪之擊鴻門之會彼豈僥倖行險者夫雖蹶誤中而足以震動天下豪傑之氣趣而亡秦神奪之矣鴻門則羽也增也伯也料之固審可以會不可以戮蓋亦近於知天知人者哉夫羽猶有度故曰何

以至此而伯能扞裴增之玦無庸也雖然沛公之閉關誤矣子房不與知耶其後彭城高會於法宜亡大風儆之則天幸也楚漢之際漢屈群策無遺慮矣閉關小誤彭城大誤子房在行何以不諫也豈非其安樂之難非獨句踐耶項羽方張彭城豈安樂地遽爾高會故曰大誤乃若四皓之徵赤松之遊難以言矣功成不退自昔危之鴟夷之泛湖子房之辟穀其斯以爲哲也

鹿入林中虞將獲之奚燔焉其出也從而焚之是瞽之闇也晉文燔林而求子推必無是也夫介子奉其

毋隱矣使以燔死則匹夫之諒無取焉耳且如毋何晉文之殘甚於紂矣焉能霸故曰燔林之事必無也使其燔也介子必不死也寒食者謬耳

史記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非善言聖人者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旨遠其辭文是以列言語之科也夫不求仕何足以語聖人也史記又言孔子作春秋以自見於後世此以春秋爲史記陋矣

里中某甲頗知醫好言養生自謂有得人未之信也年八十矣子不克立家日窘鬱鬱不自聊一日語所

往來曰吾將逝矣如期無疾而沒人皆異之吊之則七竅流血焉乃知其以毒欺世也好名者乃至於此

余從姪之僕從旺素貧忽有餘貲莫知其由也萬曆巳亥夏以疫死臨葬自述其故乃因同行者病毒之而有其貲也今五年矣與其鬼問答服罪歷歷不謬所有貲亦隨盡焉

漢之王巴蜀也而不從家室何以示羽無東意也彭城去沛近矣乃收美人置酒高會太公與呂后求漢王而遇楚軍君天下不顧家宜如是乎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詩所以詠古公也

記云曾子年七十學始就乃能著書故曰曾陋哉言也孔子之刪詩書年亦望七矣其自言十有五志於學至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不知老之至也曾子亦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是以老乃著書程子易傳成於晚年不以示人尚冀有進益以爲曾耶曾子之曾闇然而章者也弘而毅者也無欲速者也

孔子言學而不厭默而識之所謂譱之不惰而足以發者也非徒口耳之求也今侮聖言者含好學而言默識則所識者何物於是以鄙夫之空空爲西方之

面壁而顏氏之空猶曰屢去鄙夫有聞矣盛明之世誰爲厲階可爲長太息也夫

世之言祥異者多不驗天道遠不若稽之人事也孟氏言一治一亂者視其政而已故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左氏失之誣漢儒傅會之又甚焉雖有憶中君子弗道也

今巾服日異翩翩凡衢　明旨屢禁而諸司不問君以爲細務耳何以云春公耶最可怪者四象巾分裂之象不祥爲甚古之關市譏而不征今也征而不譏征則曰非所得爲也譏非有司之事歟

漢之入彭城疾矣其文告之辭乃曰南浮江漢以下所以玩楚也

漢非楚敵也其入彭城乃未相遇耳不豫所以待之而遽置酒高會耶卒哉其不亡也

聞人說長安好則向西笑然身未到長安何由知其好今註杜詩者不知其出處何以知其工第知是杜詩則極讚之耳此何異聞長安而笑者耶

比干伯夷仁人也而未聖聖人有知幾之神焉龍德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所謂大臣也孟子言貴戚之卿不去而易位亦以警齊宣耳有伊尹之志有阿衡

之任則可不則篡也自立辟也

淵明士孝傳不叙曾子夫事親若曾子可也言孝而舍諸何説哉此公胸中天遊坦蕩非以著述爲業者也略舉數子足示向往云爾觀其賛語亦草率不事藻繪非不能也蘇子瞻用事往往不檢册子蓋近此意

歸去來辭一篇足輝映千古餘文可不必工也

淵明眞能不爲者楊子雲云壯夫不爲乃終身未忘篆刻耳杜子美云詩是吾家事然驥子輩似未能繩武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殆託以自詠非不知淵明者也過庭面墻之訓豈必遠其子哉多識前言

在不逆其志必弗達矣　淵明不入蓮社更高於去彭澤彭澤之去節氣之士或能之于時天下之士胥溺於佛老而淵明獨不屑斯達道者也杜詩非確論惟其蓮社不入故能去彭澤乃貧士之詠則采薇之節也乞食餓矣而未死則故人顏延之輩能周之靖節之謚宇矣其近伯夷哉

伯夷太公俱仁人也俱辟紂俱歸周其道同矣及其晚節一正萬世之綱常一拯萬民於水火不可謂不同也周有二仁其猶殷之三仁乎王元美遽議太公如周公何周公之才之美多材多藝豈徒悶悶木訥

者也秋官庶氏冥氏所以除蠱毒驅猛獸者殆非拘

方之士所與謀矣

萬曆巳亥寧國府涇縣雲中見四字久之乃沒踰疲

貢爵浙江海寧縣梨樹結實如茄云嘉靖間倭寇之

難曾有之　休歙間菽粟有蟲如人面備冠巾種種

之象

仲虺之頌王王聖人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云爾

今之頌邑令者如斯而已乎其高談爲人師乃曰貪

淫不足以害道則成湯反之者奚足言宜其以屢空

之解爲淺也周禮禁暴氏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

誅之噫可勝誅乎
齊宣曰吾何以知其不才而舍之此其言可與爲善
非欺也已之不聽左右皆蔽賢而黨邪者無惑乎王
之不智也而仲弓爲宰乃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則謬
矣夫宰豈若王之深居而孤立乎寧一無所知乎子
曰舉爾所知則至易至簡苟有爲上爲下之心將何
謗焉今夫在位者孰不舉所知所知者云爾賢乎否
乎賢者嘗不求求者非賢也所舉皆非賢可知也此
不俟試而可知者也宜乎上之不信也而齊宣曰吾
何以知無惑也嗟乎孟子所以告王者亦明矣苟不

知所以知而曰何以知已不知人不可信則亦冥行而已冥行者莫知所之嗟乎未有所之之莫知而不傾覆者也

揚伯起卻暮夜之金無間然矣謂其有所畏而卻何邀索也彼曰暮夜無知故卻之曰何謂無知耳又謂暮夜無知而天下後世知之是揚已美而不隱人之過也夫暮夜無知謂無外人耳豈無侍者即請屏左右豈無耳屬于垣者君子毋於無過中求有過也趙清獻焚香告天或謂多事不愧于天可也知我者其天乎奚必告也夫清獻畏天命者也君子之畏也曰

顧諟日對越所以戰戰兢兢恐有遺於終食之間也

議者未能強立不惑而談從心所欲匪誣則妄哉

吾鄉程篁墩宗伯以神童稱成弘間擅名詞苑性耿介求其文者不屑應多門下士代筆耳沒後刊集大半贋入余近欲選之而目力大減姑志之以俟來者

孫文恪公云我　朝詩越近代矣文未必過宋先元兄亦云王遵巖初學史記既而好曾文王元美大畢宋人而獨喜蘇長公以爲不食宋粟者余謂歐蘇曾之文足鼎立其得處皆從周漢來未易談也毀公喜佛耳而謂其文之高妙從參寥諸僧得之甚[illegible]